

长篇小说

X 密码

何马 著

《藏地密码》作者

每条密码背后，还是密码；每个谜局背后，还是谜局！

颠覆想象，挑战智力极限！

超级畅销书作家何马潜心打造最强“密码”！

《藏地密码》后再次定义悬疑小说新高度！

THE X CODE



X 密码

何马 著

《藏地密码》作者

THE X CODE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海峡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X密码 / 何马著. — 福州 : 海峡书局, 2015.1

ISBN 978-7-5567-0029-5

I. ①X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88271号

X密码

著 者: 何马

责任编辑: 魏芳

特约编辑: 朱若愚 张福建 孟味

策 划: 读客图书

版 权: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书局

地 址: 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10号海鑫大厦7楼

邮 编: 350001

印 刷: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: 680mm × 990mm 1/16

印 张: 24

字 数: 33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67-0029-5

定 价: 39.8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丢失记忆的闯局者 /1

第二章 迷雾东京 /33

第三章 猎杀 /76

第四章 星盘里的秘密 /121

第五章 骗局 /145

第六章 阴谋与勇士 /193

第七章 谍影潜行 /215

第八章 真相 /286

第九章 终极反击 /323

第一章

丢失记忆的闯局者

我是谁？

成都，仁立医院，急救病房。心电监护仪，心跳、呼吸、血压，曲线缓缓变化，刷新，吸氧瓶里的气泡咕噜噜冒着，呼吸机有节律地起伏，发出“突—吸，突—吸”的声响。

黄色的输液袋内，液体滴落，沿着透明导管注入一条微呈褐色的手臂中。这条手臂骨骼粗大，手掌宽厚，掌心满是老茧，虬结的筋肉在结实的褐色皮肤下可见棱角，像一束束捆扎紧密的电缆。

安静的病房内只有仪器滴滴声，不知过了多久，褐色手臂的一根手指微微弹动，病床上的男子眼珠在眼皮下转动。

下一刻，男子悚然惊醒！双眼猛睁，半坐而起，但觉心跳激荡不安。他摘下吸氧面罩，茫然地看着四周，第一个念头是：这是什么地方？

视力所及，这名男子立刻意识到，这是在医院，但他马上又想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随即一个更可怕的问题出现在脑海：我是谁？

他抬眼斜望，输注的液体是葡萄糖和氯化钾，是自己伤得并不重，

还是医生在没有明确病因前进行的支持治疗？男子活动了一下身体，好几处地方传来痛感，如同被拳击选手重拳击打过，瘀伤，挫伤，是否还伴有骨裂？又是一个奇怪的念头出现在脑海：我怎么会想到这些？最终又回到了老问题上——我是谁？怎么会在这里？一阵莫名的烦躁，不只是不知道自己是谁，这名男子隐隐觉得，自己好像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，很急，可是是什么事呢？

闭上眼睛，努力回忆，除了微微的头痛，记忆中仅余下倒悬、翻转以及火光！

带着满腹疑虑，男子将手伸向留置针，强烈的不安驱使他立即离开这里。

“肖先生，你醒了？”一个嗓音甜美的护士戴着口罩进屋。

“我姓肖？我叫肖什么？”肖先生更加惶急，要翻身下床，低沉沙哑的嗓音透着急迫。

“你不能起来，你刚遭遇车祸，幸运的是只有多处软组织挫伤，生命体征很平稳，但是不能排除隐藏的疾病。此外你有轻微脑震荡，可能会造成你暂时性失忆，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。你叫肖克，今年三十三岁，有想起什么吗？我们已经通知了你太太，她很快就会赶过来的。”

肖克？肖克想了一下，有点印象吧，自己是叫肖克啊。可是，为何依旧如此不安？

我的东西呢？或许身上的东西能帮自己想到什么。一个整理好的塑料袋，装着衣物。肖克从破损的西裤口袋摸出一个皮夹，皮夹里有少许钱，一张合家欢照片、身份证、银行卡，肖克取出身份证确认了一下，是自己吗？原来我是郫县人。

一个小东西从皮夹里掉出来，一张SIM卡，看见这张卡，肖克又想到一个重要问题，将衣物摸了一遍，问那个小护士：“我的手机呢？”

“没有看到你的手机，先生，可能是车祸时摔坏了。你的全部东西都在这里了，你快躺下休息，医生待会儿就过来看你。”

“不行，我还有事。”肖克翻找着任何能帮自己回忆起来的事

物。几页薄薄的号码簿、驾驶证、钥匙圈，好奇怪的钥匙……我家是什么门啊？

小护士记录着生命体征，拿出一根温度计：“我需要为你测量一下体温。”

肖克却从自己随身物品中翻出一张动车票，未使用过，发车时间是十五号早上九点。成都至重庆。

“今天几号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”

“今天十五号，现在，快八点了。你被送过来昏睡了四个多小时，现在快躺……哎你别……”

还有一小时动车出站，肖克心弦一动，认定这就是自己焦躁不安的根源，无论什么原因，自己不能错过这列动车。

他不理会小护士的呼声，一把扯掉监护贴膜，腾地蹿下床来，拔掉输液针头，也不管出血，一面披上自己的外衣一面往外走。

“我有急事，先走了。”

“你出不去的，有门禁。”小护士阻拦不住，急得大叫。

这倒提醒了肖克，他转过身来，扯过小护士的工作卡，另一只手伸进小护士的口袋，摸出一只手机：“对不起，借一下。”披上衣物，匆匆离去。

小护士愣住，竟然在医院病房被人抢了！半晌才大呼起来：“医生，医生！”

肖克用卡开了门禁，自己在十楼，电梯到了，但电梯里挤满了人，下电梯的不过数人，门外还站着六七人挤不进去。

肖克眉头一皱，分开人群，向里挤。

“干什么你？”“挤什么挤？”“嘿！”肖克引起各种抱怨，好不容易挤上电梯，电梯却滴滴地报起警来。“超重了，出去一个！”“前面那个挤进来的，出去！”里面有人推，外面有人拉。

肖克一急，将自己前面的一名男子往外一拨，手肘一捶，在后面拉扯肖克的人顿时脸上开花，捂着鼻子痛苦地闷号了一声。

所有不满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只听肖克转身说了句：“对不起，我很急。”在一片惊恐目光注视下，电梯门缓缓合上。

当肖克转过身来，电梯里的其余人都不约而同往角落里挤了挤，如一群惊恐的绵羊看到一头饿狼。肖克也透过光鉴的电梯墙看到了自己的相貌，大块头，虎背熊腰，一头凌乱短发，一张还不算难看的脸布满钢针似的胡碴子，看上去比三十三岁更老，好似饱经沧桑的样子。可那砍刀似的浓眉下，却有一双冰冷的眼睛。淡漠，无情，凶悍，这双眼睛给整张脸做了如此的诠释，怪不得周围的人如见虎狼。

可是这张脸，肖克一点印象都没有。这就是我？我是干什么的？好像是建筑工人？肖克看了看自己孔武有力的臂膀，依稀有了点记忆，我妻子是干什么的呢？

电梯到了底层，没有时间去多想，肖克走出大楼。

这医院我来过，右手是急诊大楼，出去有八路汽车，赶到地铁第三站，在地铁中心一二号线换乘，直达火车北站，赶上动车。

肖克脑海勾勒出路线图，毫不犹豫地向急诊大楼出口走去。将小护士的工作卡掏出来时，肖克记住了那个嗓音甜美的小护士的名字：曾代君。回来之后还要将手机还给人家。

走到门口，有摩托车揽客，肖克改了主意，公车要等，摩的不用。在摩托车上，肖克找到妻子的电话号码并记下。到了地铁入口，没有人出来，好现象，说明地铁还未到站。肖克大步跨下楼梯，刷卡，再下楼梯。该死，有好多乘客上来，这一班地铁到站且开始上乘客。肖克近乎俯冲下楼，依然只看到关闭的地铁门和缓缓启动的列车。

北京时间，八点二十分，肖克站在候车线前排，开始给妻子打电话。

“喂？”

“是我。”妻子叫高香眉，对这个名字肖克同样没印象，对此肖克很愧疚，就算忘了自己的名字，也不该忘记妻子的名字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肖克。”肖克惊诧，妻子听不出自己的声音？

“啊，亲爱的，你的声音怎么变了？”妻子的回答解释了肖克的疑惑。我连声音都变了吗？究竟车祸后发生了什么？

“你已经醒了吗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车快到成都了，我很快就到医院。”

“在等地铁，我口袋里有一张去重庆的动车票，我为什么要去重庆？”

“你的事情，什么时候与我说过？我还要问你，为什么半夜开车出去？如果不是医生，我都不知道你出了车祸。”

妻子也不知道吗？如果是半夜开车来成都，更说明这件事的紧急。他刚想挂电话，想起钱夹里那张合家欢，问道：“女儿怎么样？”

“女儿？啊，她，我妈在照看着。听我说肖克，现在你出了车祸，全家都很担心你，就在医院里等我，好吗？我马上就到，千万别乱跑了，还有什么事比你自己的身体更重要？我求你了，在医院等我。”

听着手机里带哭腔的女人声音，肖克沉默了两秒，这样的行为确实不可理喻，自己是不是疯了？

他的目光透过地铁玻璃墙，看见轨道内的水渠倒映着日光灯管，水波荡漾，灯光如心电图般震颤起来，地铁快到了，六十秒内进站。

肖克抬头看着广告电视，上面提示着还有一分钟进站。尚未感觉到地面震动，看着水面波动就预测到了地铁到站时间？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“地铁到了，这件事情我必须弄清楚，你等我。”他尽量温和地作答，不理睬电话另一头的声音，关上了手机。

地铁进站，肖克摒弃杂念，闪进地铁。对于自己为何非赶上动车抵达重庆，他依然一头雾水，满腹问号。

门合上，地铁启动，这名高大的男子斜靠在地铁车厢一角，冷眼凝视地面，周遭的人都有意无意，与他保持距离。

中转站到了，地铁一二号线有延时交叉，中转换乘时只要跑得够

快，就能赶上同一时段抵达的另一辆地铁。肖克已顾不得思索自己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念头，地铁门打开的一瞬间便和那些赶着上班的大军一同冲了出去，爬上楼梯，最终仍只看到一列载满乘客的地铁紧闭着门，悬挂电视屏提醒：距离下班车进站时间，还有五分钟。

对侧的地铁门还开着，没有片刻犹豫，肖克返身钻入了倒行的地铁内。地铁站间行驶时间为一分三十秒，到站上下乘客时间三十秒，通常两列地铁间隔为两站以上，如果刚好遇到上一列车开走，而对侧车门打开的话，就能在上一站与下一班列车汇合。

肖克闪进地铁，门马上关闭，他对自己的急智很是满意，看来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建筑工，对于为何自己会知晓这些信息，他已经无暇多想了。

刚开行片刻，肖克突然后悔了：我是猪啊？如果在原站等候，不还是能等到第二列地铁？我又不抢座位，这样返回一趟，还要承担可能错过第二列地铁的风险，自己真的是慌不择路，昏了头了。

幸好，顺利地搭上了第二列地铁，肖克还真得到一个座位，坐在地铁内，他开始认真思索，究竟自己要去重庆市做什么，为什么那种紧迫感一点也没有消失？

将随身物品再拿出来，一件一件仔细看，电话又响起来，妻子重拨回来的。

“肖克，为什么挂电话？你知不知道妈妈因为听到你的消息已经病倒了，她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医生说情况很差，你还不回来！你到底要弄哪样？”妻子带着颤音，劈头一通骂，明显气极。

“这件事真的很重要，对不起，替我照顾好妈妈，这件事处理完我马上回来。”肖克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坚持，只知道那种挥之不去的紧迫感越来越强烈。

“你到底要去哪儿？你起码告诉我一声啊？”妻子又快哭了。

“我不知道……”

“你不知道！”一声尖叫，这个回答确实难以令人满意。

“我口袋里有一张去重庆市的动车票，我要赶上那趟车。”肖克有些底气不足地解释。

“你……”妻子的口气婉转下来，“你小心。”最后却是哭了。

似乎有什么重物被妻子碰倒，妻子的状态应是又气又急。都是自己的错，肖克猛拍了两记额头，为什么想不起来？暂时性失忆有这么厉害？

地铁上人越来越多，过了两站，肖克给一位老人让座。拥挤的人流中，他忽然觉得有异，不自觉地手往下一握，却抓住一只不属于自己的手，距离自己的口袋很近，小偷！

肖克猛一回头，瞪着那个獐头鼠目的男子，对方坦然不惧地反瞪回来，另一只手老实不客气地继续伸向肖克的口袋。偷不成改抢了？这城市治安这么差？小偷明目张胆的居然没人制止？

“干什么！”肖克喝了一声，手腕发力，将小偷的手腕拧翻一百八十度，小偷顿时呼痛，嘴里却不闲着：“干什么，打人啊你？我又没惹你？”

捉贼捉赃，小偷还没偷到肖克的东西，肖克被反咬一口。肖克厉声道：“偷东西！”

“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你东西了？东西在哪里啊？”小偷理直气壮地大声反驳。

“你！”肖克反而无语，周围人群的目光都奇怪地看着两人，拥挤的车厢内让出一块不大的空间，又有一人英雄似的站了出来，远处另一截车厢里还有人往这边挤。

“朋友，你说他偷你东西，有什么证据没有？”一个浓眉大眼的络腮胡子一边问一边要捉肖克的手，看起来想将二人分开，但肖克隐隐觉得不妙，被自己捉住的小偷目光闪烁，却刻意地不与那络腮胡目光接触，远处两端车厢都有人往这边挤，他们是一伙的！

肖克不清楚自己为何会得出这个结论，在结论得出的一瞬间身体不由自主做出了反应，抓住小偷的手往络腮胡脸旁一送。与此同时，络腮

胡和小偷同时发力，要制住肖克。

两个拳头一左一右，肖克猿身挺进，卡入两人中间，没有放开小偷的手，往上一提，手肘横击络腮胡，反过来让小偷自己的手揍了小偷自己一拳。小偷的力量明显不及自己，只需考虑络腮胡，肖克又是一记肘击打在络腮胡心窝，跟着左手一记摆拳，然后用小偷的手挡住小偷的拳，转身将小偷抵在前面，挡住络腮胡的拳，再转身又给络腮胡一拳，然后一掌斩在小偷颈项，捉住小偷衣领，用头与他碰了一下。

两个人毫无悬念地倒下了，周围围观的群众发出丝丝冷笑。

地铁进站，肖克离开地铁门，沿着地铁往前奔跑。

刚才自己的动作？肖克有些迷惑，这似乎不应该是建筑工人的身手，而且还没到火车站，自己为何下意识地跳出车门？自己心中想的是往前跑几节车厢再挤进地铁，可这是为什么呢？是为了求证什么吗？

似乎为了验证肖克的想法，身后也有人挤下地铁，不按秩序地追赶上来，前面一位西装大汉面色不善，不偏不倚正巧堵在肖克的去路上。肖克一言不发，冲上前去就是两记摆拳，将他打翻在地，打倒之后才思索，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呢？对方说不定只是一个错愕的路人。

地铁员工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，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又有两三个粗人蛮横地推开他，追了上去。

三十秒，地铁关门，肖克在奔跑穿行的同时不忘计算时间，等地铁门关到一半，噌地蹿了进去，与地铁外已经汇合了的五六个气喘吁吁的大汉隔窗相望。

肖克站在拥挤的人群中，冷冷地看着那几名陌生人，百思不得其解，那些人是谁？真的只是小偷吗？哪会有那么多小偷追逐自己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抵达重庆市之后是否会找到答案？

肖克的手里紧紧握着动车票，这张车票愈发珍贵，它似乎是破解谜题的关键。

诡异的手机卡

不管怎么说，明目张胆的跟踪者消失了，但从这刻起，肖克除了莫名的紧迫感之外，还多了一种神秘的被窥视感，车厢里仿佛每个人都极为可疑。肖克的疑心越来越重，右手总是不自觉地抄到腰带附近，贴在这周围仿佛有种安全感，可是那里什么都没有，自己这是怎么啦？

北京时间，八点五十分。平安抵达火车站，肖克混入人流，可那种神秘的被窥视感依然没有消失。

验票进站，找到座位，扫了一眼周围环境，被窥视感似乎暂时消失了，心底暗暗松了口气，将动车票拿在手中仔细打量。

没有任何其余标记，除了……除了车票编号下有一道指甲压出的划痕。

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，为什么要在这六个数字下面划一道痕迹？是无意的吗？

肖克想不明白，随身物品里面，除了动车票外，就还剩那张SIM卡了。肖克将小护士的手机卡取出，放入自己皮夹里的SIM卡。通常手机卡里能保存部分名片信息、短信以及最近拨出的号码等，此外不能保存更多其余信息，但也有大容量卡可达兆级。

自己竟然对这些记得这么熟？肖克对脑子里蹦出来的信息哭笑不得，自己忘记了亲人，忘记了要干什么，却能记住一张SIM卡里可以装些什么。

装好了卡片，手机开机提示：请输入密码。

肖克愣了愣，脑子里面一片空白，哪里记得什么密码？四位数的密码，只有四位，肖克取出身份证，尝试着输入月份和日期，手机提示：“密码错误，您还有两次输入机会。”

开什么玩笑？肖克急躁起来。

肖克掏出电话簿，手机号码？妻子的号码？妻子的生日？可能性都很大，可只有两次机会，肖克不愿随意浪费，再想想，再想想，说不定过一会儿就想起来了。

手机密码只能是数字，排除了字母组合，四位数肯定是自己熟悉的，通常都会用生日或特殊日子，没有人会傻到用随机密码；打到通讯公司询问呢？不行，通讯公司通常只会将一次性密码发到本号手机，可是这张卡都无法打开，而且，自己并不能确定这张卡就是自己常用的手机号卡；问妻子？有帮助吗？

试一试，肖克换回卡片拨通号码，可是只有一阵忙音：对不起，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……妻子在忙吗？她应该在公车上，可能没听到。

猜不出啊，动车发车后的十分钟，肖克都在想这个问题，从这里到重庆市要两个小时，连一个最简单的四位数密码自己都想不起来，那又怎么能想起自己要去重庆市做什么呢？

密码太过私密，肖克果断地放弃了单纯思索密码，将记忆力集中在回忆上，只要自己能想起以前的事，再回想起密码应该是水到渠成吧？肖克这样想着。

车祸的记忆太过模糊，想来想去也只有旋转、腾空、火光那几幅画面，肖克决定想远一点，看能不能想起车祸前发生了什么。

他闭上眼睛，却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白裙女子，抚摸自己的脸，道别，挥手，单车，购物袋，画面串联起来，是自己推着单车拿着购物袋和她挥手再见吗？这不是照片里的女人，应该不是自己的妻子，这人是谁？这是在什么地方？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？

肖克继续回忆，要从无数模糊不清的画面中挑选出有意义的来，皱巴巴的零钞，无数双干树枝般粗糙的手，肌肉虬结的手臂，质朴的笑容，钢筋水泥，高空外架，这是工作的地方？看来自己就是建筑工人，肖克再次为证实了自己的身份而感到放心。

出车祸之后，好像记忆同脑浆一起被汽车的空翻搅拌过了，所有发

生过的人和事都变得模糊起来，自己的失忆或是脑损伤远比那个小护士说的严重吧？

突然，肖克在记忆中抓住一帧画面，一个血肉模糊的人，挣扎着自己爬来，这是车祸之后的事情吗？好像不对，还在之前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肖克想努力地多获得一些和这幅画面有关的记忆，可惜大脑不听他的，绞尽脑汁也不能得到更清晰的画面，遑论更多的相关记忆。

“先生，对不起，打扰一下。”

重要的回忆被人打断了，肖克带着怒意，睁开眼睛，随即叹了口气，对面坐着位扎马尾辫、戴眼镜的文静女孩，那怯生生的模样实在让人生不起气来，不过有点奇怪，自己上车观察环境时，记得自己对面坐的应该是一位相貌普通的中年女性吧？

是自己记错了？肖克对自己的记忆开始有些失去信心。

“可不可以，帮我打开这个盒子？”女子腼腆地递过一个铁盒，那脆藕般的手臂真让人怀疑轻轻一捏就会折断。

原来是看中了自己这双肌肉虬结的手啊。肖克接过铁盒，轻轻掀开，里面是动物造型的巧克力，黑白两色。

“给你。”肖克递还，举手之劳倒是无妨，但他不想在这件事上多做纠缠，看上去这名女子才十七八岁，还是学生妹吧，回忆及思索当下的状况才是重要，肖克对这种小萝莉没什么兴趣。

“哇，好厉害，谢谢你。”马尾辫的女子雀跃一声，取出一块白色巧克力，“请你吃。”

肖克摇头：“谢谢，不用。”

“嗯，你就吃一块嘛。”女孩子手举在半空，楚楚地望着。

肖克再摇头，连话也不说了。女孩子僵了一会儿，悻悻地放回盒子，自己选了块黑色巧克力，津津有味地吮起来。

“大叔也去重庆市啊？”似乎因为肖克帮忙打开了铁盒，那女子一个人坐着好生无聊，找着话头与肖克搭讪。

去重庆的动车，不去重庆市去哪里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肖克懒得理会，装作没听见。

但他显然忽略了当下女生的纠缠能力，对面的女子并未打算这样放过肖克：“大叔是重庆市人吗？”

肖克不禁抬眼看了看那女子，心想你一个女娃娃，干吗老是找我这种相貌粗鲁的中年大叔搭话？难道不知道这世上有动车之狼这种生物吗？

似乎见自己被肖克关注了一眼，女孩子兴奋起来，叽叽喳喳开始说个不停：“我是江油市人，我去重庆读大学，我们老家其实是在北川县。大叔是哪里人啊？我爸爸是江油市人，我妈妈是嫁过来的……”

身边多了一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，肖克再也无法静心思考，想板着脸怒斥两句，对着这样一位看起来天真烂漫、不谙世事的小女生，又实在开不了口，肖克只能装聋作哑。

对付这种自来熟小女生，肖克没有经验，而记忆里也无法提供什么帮助，被缠得没法，还得时不时“嗯嗯”两声。

这个叫许文文的小女生是个话篓子，而且挺能吃零食，她的书包就像百变口袋，果汁、瓜子、汽水、薄荷糖、牛肉粒……各种零食不停地冒出来，很大方地都要请大叔尝一尝。肖克每次都婉拒，现在没有心情进食，虽然被许文文折腾得有点饿的感觉了。

但当肖克听说许文文在大学学的是计算机工程时，忍不住将手机取出来，让许文文帮忙看看，能不能破解四位数密码。

“你自己忘记密码了？”许文文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。

“是，有办法吗？”

“这个，应该是信息工程学吧？我帮你看看。”许文文将手机关机，揭开后盖，取下卡重装一次，又合上，按了几个键，没什么作用，又取出自己的手机，将肖克的卡放在自己的手机里，还是不行。

“要不按四个1试试。”说着就按了起来，女孩子按手机的速度惊人，但肖克的速度更快，一把将手机抢了回来：“不能随便试。”肖克

摇头。

“好吧，那我没办法了，你试过用你的生日没有呢？”许文文建议。

“不对。”

“嗯，要不就是简单的，1111或是1234，我就喜欢这样用。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手机号码的最后四位数？”

“最后四位数？”许文文的这句话触动了肖克，记忆中还是没有提示，但是有种心里咯噔一下的感觉，应该是什么的后四位数吧？

肖克将手机里的卡取出来，手机还给许文文，又装回小护士的手机里。鬼使神差地，他将动车票再次取出，看着车票号码下被划了一横的六位数，无缘无故怎会在车票的号码上划出六位数来？最后四位，肖克往手机里输入了六位数中的最后四位，密码正确！

混蛋，居然是这种随机密码，鬼知道啊！肖克对失忆前的自己狠狠地腹诽了一番，同时开始查看手机卡里有什么信息。

通讯录。

奇怪，通讯录里有许多号码，但这些号码的姓名一栏全是字母与数字的组合，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名字，至于妻子、女儿、老爸老妈什么的代称也统统没有，自己通讯录里的人名全是A001、H0135这类，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卡？

脸周围的温度有所变化，肖克警醒地一仰头，就听“哎哟”一声娇呼，却是许文文不知何时在一旁偷窥被肖克的后脑勺撞到了下巴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人家只是好奇想看看嘛。”许文文嘟着嘴，坐回座位，有些气恼地撇向窗外。

肖克尝试着拨通其中一个号码，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号码已关机……”怎么又是这样？

肖克不服气地拨通另一个号码，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号码不在服务